

天津闲人 · 高买 · 圈儿酒

林希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林希自选集

天津闲人 高买 圈儿酒

林希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津闲人·高买·圈儿酒 / 林希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6

(林希自选集)

ISBN 978-7-201-11701-0

I. ①天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3336 号

天津闲人·高买·圈儿酒

TIANJINXIANREN·GAOMAI·QUANERJIU

林希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霍小青
装帧设计 汤 磊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375
插 页 8
字 数 17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目 录	天津闲人	1
CONTENTS	高买	97
	圈儿酒	203

天津闲人

第一章

若是有人冷不丁地出来问你：天津卫出嘛？要答不上话茬儿，你还真被人家问“闷儿”了。天津卫这地方，大马路上不种五谷杂粮，小胡同里不长瓜果梨桃，满城几十万人口，几十万张嘴巴睁开眼睛就要吃要喝，就算天津卫有九条河流横穿而过，即使这九条大河里游满了鱼虾螃蟹，连河岸边的青蛙一起捉来下锅，恐怕也喂不饱这几十万张肚皮。所以，君不见日日夜夜火车轮船不停地往天津运大米白面，城乡公路车拉肩担又不停地往天津送蔬菜瓜果。就这么着，天津爷们儿还吵闹着嘛也买不到，大把的钞票攥在手心里愣花不出去。

你问这天津卫到底出嘛？我心里有数，只是不能往外乱说，张扬出去，我就没法儿在天津待了。天津爷们儿怪罪下来，大不了我一个人拉着一家老小逃之夭夭，可天津卫还有我的老宅院，还有我的姑娘叔舅，让人家受我连累，我对不起人。

说顺听的吧,天津卫出秀才,出圣人。有人说瞎掰,你天津卫几百年没出过一个状元,到清朝政府废除科举,天津卫就没一个人上过金榜,所以直到如今天津的文庙不能开正门,你说寒碜不寒碜。其实如今天津不出状元是因为天津离京城太近,想考状元的早早搬迁进京城住去了,中了状元甩京腔他也不承认自家是天津人,白喝了天津卫的海河水,白吃了这许多年的煎饼馃子,这叫不厚道。再说天津爷们儿从来没把状元看得有什么了不起,好汉子讲的是独霸一方,状元郎不就是给皇帝老子做驸马吗?没劲儿,认皇后作丈母娘,这姑爷准不好当。

说不中听的话,天津卫出混混,出青皮。有这么回事没有?有。这用不着捂着瞒着,天津混混有帮有派,打起架来不要命,最能耐的叫“叠”了,一双胳膊抱住脑袋,屈膝弓背侧躺在地上,任你乱棍齐下,血肉横飞,打烂了这边,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,不许喊叫,不许出声,不许咬牙,不许皱眉头。为什么要这样打人?为什么要这样挨打?说不清缘由,这叫天津气派,后来时兴新潮词汇,叫作“天津情结”。

天津卫还总得有些独一无二的人物吧?有。这类人物只在天津能够找到,大江南北,长城内外,东洋西洋,世界各地,只在天津卫才能见到,告诉你长长见识,这类人物叫天津闲人。

闲人者,清闲少事之人也。《清会典·八旗都统》载:“自十有六岁以上皆登于册,而书其氏族官爵,无职者曰闲散某”,这是指的旗人,不在朝廷当差,不吃皇粮,称之为闲散。这和天津闲人不一样,天津闲人于户籍上没有记载,自古以来,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,俗称没有个准事由。与天津人交有三不问:第一不问家庭地址。天津人爱搬家,一个地方住上一年半载,发旺了,到租界地去租房;人缘混臭了,又得赶忙迁居,总住一个地方的,全是窝囊废。第二不许问操何职业。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,铁路局、邮政局穿制服之外,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,上午还在金城银号当大写,下午就到谦祥益管账去了,还有的上午卖鱼,下午拉洋车,晚上倒泔水,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。第三不许问收入几何。上个月收入一万,这个月保不齐就挨饿,这叫抽疯掷骰子,赚的是没准儿的钱。

那么,天津闲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物呢?古之孟尝君养食客,门下中下等人,不著业次,称为帮闲。荀子曰:闲居可以养志,是以辟耳目之欲,而远蚊虹之声,闲居静思则通。这等闲人或寄人篱下,或静思修身,与天津闲人风马牛不相及,天津闲人者,就是闲人一个,一个闲人,地地道道、凿凿实实的大闲人。

天津有闲人,是因为天津有闲事,闲事多则闲人多,闲

人越多闲事也越多。

前面交代过了,天津人爱打架,打架先要有人去挑,不挑打不起来,打起来了还要有人去劝,不劝打不出个结局。谁去挑?自然是天津闲人,“李爷,昨个儿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,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。”岂有此理,李爷带上一千人等打上南味房门去。李爷姓李名顺,大号祥藻,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,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,打!两句话不对付,真打起来了。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,这么着吧,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,李祥藻二爷每日来南味房取四斤牛肉,这才握手言和。

天津卫百业兴旺,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。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,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。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?那多破费呀!他用大粪,从公厕里掏来一桶大粪,连屎带尿,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。第二天太阳出来晒得臭气熏天,倒霉去吧,闹得你三天不开张。怎么办?立即找闲人来了事。先问清是谁干的?不必费事寻访,一准是团头,花子头。这几日去他门前几个叫花子没打点痛快,小伙计无礼,将一张脏钞票隔着门槛抛了出来。佛门弟子将门后,慢待了咱乞丐帮,给他点颜色看!成全吧,东说和西说和,讲出条件,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“访”,一律每人一角;外加两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,这样才算消释

前嫌,从此相安无事。你说,天津卫没有闲人行吗?

如今要说到的这位天津闲人,姓侯,名伯泰,是笔者祖上的一位老先贤,因为他在同族弟兄中排行第四十六,众人尊称他为四十六爷。天津人说话习惯省略音节,譬如将“百货公司”的“百货”二字合而为一,叫作“百——公司”,那么杨家大院,便称为杨——大院,四十六爷,说着绕嘴,日久天长,大家便只称他为四六爷。好在四六爷脾气和善,随你称呼我是什么爷全不在意,只要说话时别拍肩膀,别称老哥老弟,四六爷概不怪罪。

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,民国二十四年,仲夏五月,侯四六爷刚刚庆了六十大寿,身子骨硬朗,精气神足壮,日月过得好不惬意,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心腻犯愁。论门第,侯姓人家是诗书传家,书香门第,祖辈上有人刻过稿、著过书,上过前朝史传。侯四十六爷,少敏,可惜只敏到十四岁,便再也不敏了,好在家里也不难为他,愿意读书就读书,爱好丹青就画画,致使四六爷背得半部《论语》,写得一手好字,画得一手好竹,而且抚琴对弈,吟诗作赋。这么说吧,凡是文人墨客高雅的游戏,四六爷没有玩不来的。再说到财势,侯姓人家有多大财势?侯姓人家自己都不知道。若是买房产,侯姓人家虽然未必能买半个天津卫,但买条租界地没问题。四六爷二十岁过生日,正巧府上买了一条胡同,二十套大宅院,

给胡同起名字,用的就是侯四六爷的大名,叫伯泰里。至今四六爷侯伯泰还住在伯泰里一号,再造一座金銮殿也不搬家,喜好的是个吉利。只是四六爷没有给侯家财势添加一根柴火棍,天津卫称这类人为“吃儿”,坐吃祖上的财产,从呱呱坠地到呜呼哀哉,一辈一辈吃白食,吃得一辈一辈弟兄肩不能挑担,手不能提篮,只以为馅饼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
侯伯泰大半生坐享清福,相士先生说这和他排行四十六有关系:四平八稳、六六大顺,终生终世不吃苦,不劳累,遇不上坎坷事。其实这倒不能全靠侯伯泰命中注定的造化好,最要紧的是侯伯泰心胸豁达,把世事看得透彻。什么是对?又什么是我错?天热了一起流汗,天冷时一齐打哆嗦,对的也是一日三餐,错的一个个也没挨饿,只要不干昧良心的缺德事,马马虎虎相安无事最是聪明。至于金钱、名声、官爵、地位,哪一样也带不到棺材里去,全都是身外之物。有得便有失,有升便有沉,乱哄哄你登场来我下场,谁玩命折腾谁是大傻蛋。人生在世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不求吃得好,只求吃得饱,不求绫罗绸缎,只求夏有短衫冬有棉袄,不存害人之心,只求做个和事佬,天下太平,八方和好。

所以,侯伯泰大人一辈子光做好事,除了北洋军阀一场混战,侯伯泰没有劝说调停之外,其余天津卫无论什么大纠纷,没有不求到侯伯泰大人门下来的。侯伯泰不负众望,果

然一出面便能使对峙双方心平气和,有的不打不成交,还做了好朋友。

如此说来,天津卫有了侯伯泰,岂不就成了亲善和睦的君子国了吗?倒也未必。侯伯泰大人对于市井纠葛从来不过问,一根葱半头蒜的芝麻谷子官司,随芸芸众生去闹,就算请到侯伯泰大人的头上,四六爷也压根儿不管,轿子马车停在门外,侯伯泰大人就是稳坐在太师椅上不动身。明摆着嘛,这类事,只该请那班晚辈末流闲人去办。

第二章

上午九点，匆匆忙忙赶到南马路居士林听法师讲了一堂经文，应诸位居士的恳求，四六爷还在佛堂上宣讲了一节《妙法莲花经》，众居士听后人人双手合十连连膜拜，心中自是钦敬侯伯泰修行有素。

从居士林出来，中午十一点，坐上自家的胶皮车，侯伯泰直奔新火车站送前湖南督军王占元乘车南行。虽说是送往迎来，但这个人不能不送，这个浮礼不能不点卯。王占元告别军界之后，寓居天津经商，开了几个洋行公司，如今他早已放下屠刀，立地发财了。为前督军大人送行，侯伯泰也觉得体面，明日报上发条消息，社会贤达侯伯泰的美名又算扬了一遭。

眼看着王占元登上南行列车，挥手告别，汽笛长鸣，火车缓缓而去，侯伯泰匆匆从火车站出来，坐上自家胶皮车，嘱咐车夫直去玉川居饭庄。车夫操起车把，一路小跑行车如飞。

去玉川居饭庄要赶个“饭局”，这个饭局不能不去，设宴的是前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，陪客有天津大律师袁渊圆。什么事？侯伯泰早猜出了七八成，大律师袁渊圆和醇亲王有亲戚关系，袁渊圆大律师见了醇亲王称姑姥爷，在众人向醇亲王施礼之后，袁渊圆还要再施一番家礼，关系自然绝非一般。如今前总理大臣设宴请侯伯泰，还同时请来袁渊圆，不用深究，其间一定是这位下台的总理要和前清的皇室拉点儿什么关系。现如今小皇帝已在关外满洲国称帝，华北局势变化微妙，传言日军迟早要进关占领平津，早早和日军扶植的傀儡朝廷拉上关系，将来一旦日军进关，免得措手不及。

唉，没办法。坐在胶皮车上，侯伯泰叹息着摇了摇头，心中很是有几分怏怏然，明知道是圈套，明知道是给人家拉皮条作肮脏交易，不情愿也不能推脱，半推半就只能逢场作戏，莫看他们今日荷锄归田，说不准哪天东山再起，赫赫然又是个人物呢。

谁料，四六爷侯伯泰坐在胶皮车上这一摇头，竟摇出了一桩事件，直闹得天津卫满城风雨，鸡犬不宁。

侯伯泰的私用胶皮车，车轱辘大，座位高，车把长。此中有讲究，天津卫市面上跑的胶皮车有两种，一种小轱辘矮座短车把，这种车在华界的只能在华界跑，在租界地的不能出租界。高轱辘胶皮车，车身背后挂着六国的捐牌，在华界和

六国租界地通行无阻，而且拉这种车的车夫有权利穿黄号坎，穿上这件黄号坎就证明他注射了法租界的防疫针，打了英租界的免疫苗，种了日租界的牛痘，这么说吧，这类车夫无论进哪国租界地都不会带进去传染病。至于坐在车上的侯伯泰呢，他不穿黄号坎，也不注射各国的防疫针，但因为他乘坐着免疫车夫拉的免疫车，所以也就有了免疫证明，也算是主家沾了仆佣的光。

侯伯泰摇头之前是向左看，彼时胶皮车刚刚走上万国老铁桥，在桥头停车，法国巡捕检查，看是高轱辘胶皮车，敬个外国礼，放行。侯伯泰坐在车上摇头，脑袋向右转过来，彼时胶皮车已经行到桥中，放眼望去，桥下是一条大河。河面很宽，河水潺潺，河岸边黑压压围着一群人，人头攒动，众人正围着一个什么物什议论。

“嘛？”侯伯泰无心地问了一句。

“刚捞上来个河漂子。”车夫没有停步，只目光向桥下一望，赶忙回答侯伯泰的询问。

“嘻，这可怎么说的。”侯伯泰发了一声感叹，似是对溺水者表示同情。

也是出于好奇，侯伯泰坐在车上欠了欠身子，向河岸边的热闹处望了一眼，居高临下，桥下的情景他看得清清楚楚。

站在岸上看热闹的有五六十人，大家围成一个长圆的人圈，人圈当中，一领草席苫在一具尸体上，正好一个好事之徒将席子掀开，仰面朝天，地上躺着个大死人。这人似是溺死许多天了，身上泡成雪白的颜色，圆圆的肚子在阳光下发亮，面部五官早腐烂了，一群苍蝇嗡嗡地在上面飞，只看见是个大光头、大胖脸，模糊不清的脸皮令人作呕。

“呸！”车上的侯伯泰恶心地吐了一口唾沫，忙转过脸去，悔恨自己不该细看这种不祥景象。车夫领会主家的心意，急着快跑几步，拉着侯伯泰过了万国铁桥。

胶皮车停在玉川居大饭庄门外，侯伯泰并没有立即从车上走下来，刚才因为看见河漂子淤在心间的腻味劲儿，直到此刻还没有化开。这个饭局若不是前总理大臣设宴，若不是关系着华北政局和众人安危，四六爷一准要只道个“常”，施礼便走。今晚上他是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，无论什么山珍海味也咽不下去，一合上眼睛就似又看见了那个雪白雪白的大死尸，光亮滚圆的肚皮总是在眼前打晃。

“四六爷闲在。”

侯伯泰正坐在车上犹豫发呆，迎面一个汉子走过来，冲着侯伯泰拱手作了一个揖，这人四十几岁年纪，白净脸，脸庞又圆又平，活赛是切成片儿的大苹果。他身穿着褐色春绸长袍，上身着紫色缎子马褂，一顶礼服呢礼帽端端正正顶在